



清晨时分,我从梦中醒来,抬头看看床头小钟,才到4:30。窗外曙色微明,将亮未亮,我在朦胧间记起方才的梦境:我刚做完一个手术,一边脱去橡皮手套,一边走下手术台,心中充盈着欣慰和自豪……可惜正当此时,美梦戛然而止——我醒了,而且再难续梦。

手间枯菜

张涤生

细看我这双手,实在是事业的“福将”。自1941年我从医科大学毕业,直到2010年我正式挥别手术台,伴我奋斗了七十年之久。经手的病人中,有牙牙学语的幼儿,也有耄耋之年的老人,总数何止千万。人家总夸我“手巧”,我却自认“心灵”,好在两者结合,顺利完成了“历史使命”。

我想,做这样的梦,也许是对外科生涯还有些眷恋吧!毕竟做了一辈子,有些东西已经深埋在潜意识当中,不自觉还会时时泛起,像是从灵魂深处迸出的泡泡,有着流离的光影,想要抓住却又无迹可寻。

清晨,行走在通往地铁站的上班路上,我习惯性地拿出手机,戴上耳机,点开斯美塔那的《伏尔塔瓦河》。顿时,长笛奏出了象征捷克母亲河一个冰冷的源头的旋律,小提琴的拨弦,仿佛是小溪在阳光的照耀下溅起的水花晶莹剔透,单簧管用它醇美的音色奏出的主题,象征这条河另一个温暖的源头,两个源头欢快地追逐,弦乐起伏宛如波浪,终于汇聚成了宽广如歌、奔腾汹涌的伏尔塔瓦河。

清晨的伏尔塔瓦河

刘蔚

《伏尔塔瓦河》纵情的歌唱让我感到神清气爽,昨夜残存的睡意一扫而空。早春的晨风吹在脸上还有些冷意,然而,蓝天相伴白云,街边的梧桐树已抽出嫩绿的新叶,预示着春天毕竟来临。我不禁加快脚步,走进了地铁站。

长期以来,用音响听音乐早已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之一。工作之余的晚上,或者双休日,在音响中放上一张CD,边听边看书,或者在电脑上写点东西,是一件很惬意的事。而对于那么多人热衷于用MP3、MP4、手机、电脑播放音乐,一直不以为然,它们的音质怎能和音响媲美?

直到不久前更换手机,它大容量的内存,让我意识到不能白白浪费,应该充分利用起来,于是试着往里面储存自己喜欢的古典音乐。听了之后发现,新手机的音乐效果还不坏,虽然无法跟音响比,音质相对单薄,缺乏层次感,但声音清晰,不刺耳。关键是,自从有了它,原来那些碎片化的时间,比如上下班路上,乘地铁,晚上散步,都可以利用起来,简单随意之间,变成独有的听乐时刻,平添了不少乐趣。

陆陆续续,我给新手机中存了100多部音乐作品,按照它的分类,有近500段音乐。这些音乐,我发现不同的时段欣赏,可以收到不同的效果。早晨上班途中,一曲萨瑟兰演唱的意大利歌曲《黎明》,华丽悦耳,节奏分明,仿佛晨露滴翠,鸟儿歌唱,新鲜舒爽的气息让人精神为之一振,一天的工作有了好心情。当然,早晨听得最多的还是莫扎特的音乐。他的作品优美典雅,结构规整,非常适合行进时聆听,而且明媚如阳光,清新如空气,让你感悟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傍晚下班,沐浴落日余晖,乘上回家的地铁,一天工作下来多少有些疲惫,情绪沉重激烈的大部头音乐显然不适宜。这时我喜欢听夏布里埃的《西班牙狂想曲》、拉威尔的《波莱罗》、埃内斯库的《罗马尼亚狂想曲》也是不错的选择,它们或热情亮丽,或明快抒情,或空灵优雅,不失为缓解疲劳、放松身心、心灵按摩。

吃完晚饭,照例会出去散步。只见华灯齐放,霓虹闪亮,但街道上没有了白昼的喧嚣,趋于宁静。此时我会尽量选择有林荫道的马路行走,同时打开手机上的音乐,从播放列表中挑出我喜欢的乐曲,慢慢地走,细细地品味,随大师们的乐思和旋律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

事实上,步入老年,我这双手虽然“闲置”,却给我带来了新的生命体验。最近2月来,我因老年间断住院治疗。某日,我刚刚返家“休息”,中午如厕后正在向卫生间外走去,突然感到双手发麻,低头一看,手正在褪去血色,渐趋苍白。此时,作为一名老医生,我并不紧张,因为我仍然意识清醒,而且可以握拳开掌,活动自如。我判断这只是局部功能失调,不得什么大事。于是,我叫来家中的阿姨,让她扶住我,然后继续观察双手。只见它的色泽从灰白到苍白,最后十指末节指蹼变成了可怖的“尸白”。“尸白”仅持续了一两分钟,手又缓慢变得苍白,并略现正常肤色。短短几分钟内,我竟是目睹了一幕奇异的生命色调整复过程!

虽然我已经90多岁,生活起居如常,双手仍然活动自如,书写便捷,只是不能够再派手术的用途而已。人生“满月难得,微缺常有”——我还是幸运和幸福的。(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整复外科专家)

5月8日我回到上海,主要是老同学张松林叫去拿他帮我复印好的印件。第二天上午我想去之前先给他家打个电话,随即被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松林昨天下午二点钟离开人世了。我感到噩耗来得太突然,不觉喊出“不可能!不可能!”我怀疑自己是否在做梦,马上叫出租车到他家中,进门,只见他的灵台上有一张照片,照片上他面露笑容手拿稿纸,我对着他的照片呆呆地看着:难道你拿的资料就是给我的吗?我再摸出袋里手机,打开春节后他给我的信息:“正心(我的学名):我最近一个月来,一直在电视声中听‘玉蜻蜓’。

我的老同学张松林

啸古



前几天刚说完,现在听苏浙沪人名会书。你泰州的画展什么时候开?天冷,我恐怕不能去了。”看着手机上他亲切的文字,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掉在了手机屏幕上。

五十年代初,在苏州沧浪亭美术专科学校门口的石桥上,常常有三个同学聚在一起交流——一个是张松林,另两个是周国桢和莫幼云。他们比我高两个年级,后来都成为我们国家文艺界的骨干和栋梁。张松林是新中国美术电影创始人之一,周国桢是世界著名陶瓷设计师,莫幼云是大画家叶浅予家乡浙江桐庐文化馆馆长。三人中,我与张松林接触的时间更长,交流更多,感情也更深。

1953年我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张松林是我们动画组组长,他是原画,我是他的动画,他设计好原画后我就开始画中间画,配合默契。我们合作的第一部动画片是《野外的遭遇》,之后又陆续合作了《一朵大红花》等等。他工作十分认真,记得有一次画小狗走路的动作,导演通过了,可松林还不满意,一改再改,他怕我有想法,还对我解释说:“自己力量去完善的一定要完善的。”

那时我们不但工作在一起,住也在一起,就在美影厂旁边的武定路上。我们都是苏州评弹迷。有一天他叫我跟他回家乡——当时的金山县朱泾镇,晚上我们便去了茶馆听评弹,说书先生是苏州人浦剑峰,和松林十分熟悉,浦先生一直称张松林为“才子”,他们聊得热烈,我在一旁听着也觉得甚为有趣。松林确实称得上才子,他熟读“三国”“水浒”,精通“警世通言”“醒世恒言”,“文革”结束后他任美影厂副厂长,解决了当时动画、剪纸、木偶三个片种的剧本荒问题。每个剧本都由他过目选入,这些剧本拍成美术电影后留给了观众永不磨灭的回忆!

三十年前他对我说想拍“草船借箭”,于是我邀请上海评弹团团长唐耿良先生到松林家当场表演,那天他看得特别入神,苏州话勾起了他的入生记忆。他出差来北京常来看我。一次我和他从北京特地去苏州沧浪亭美专故地重游,拍下不少照片,今天看来恍如隔世。

佳木斯路,是一条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小马路,多少年来,它始终“默默无闻”地“静卧”在大上海版图的一隅。因此,绝大多数的上海人也许对它并不知晓。然而,我却对它始终深怀一种浓浓的情结,因为我和它实在是有着说不尽的缘分。从小学起,我就每天蹦蹦跳跳地“前进”在佳木斯路上了。我们的学校——上海机床厂职工子弟学校就在路旁。六十年代的佳木斯路,还是一条地道的乡间小路。路的一端连接着军工路和一条铁路,另一端则通向广袤的田野。弯曲的道路两旁,除了几排老式的工房、零星散落的农舍和一家混凝土制品厂外,便都是绿色的农田了。而通向“繁华”街区的唯一通道也就是中农新村边上的一座狭窄、陈旧的小木桥。每天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和小伙伴们个个犹如脱缰的野马,尽情地在路上玩耍、嬉闹……

小学毕业进入中学后,我虽然不能够像往日那样每天“前进”在佳木斯路上了。但隔三差五的我依然还会在父母面前编造各种借口,然后到佳木斯路去找小伙伴斗蟋蟀、捉知了;甚至还会冒着生命危险,跳到路旁的河里游泳。看到有火车驶过时,便立即像“铁道游击队员”那样纵身一跃,飞攀而上,然后挥起手向小伙伴们致意。那种感觉啊,至今回忆起来还是很“英雄”哦!可是,随着中学毕业分配到崇明农场“战天斗地”后,佳木斯路也就渐渐化成了我少年时代的记忆,只能一回回在梦境里来到佳木斯路上溜达溜达。

弹指一挥间。想不到,九十年代初,我的父母竟然会搬到了佳木斯路上的一幢宽敞的新工房。而当我怀着急切的心情,重新踏上佳木斯路,希冀重温少年旧梦时,却发现此时的佳木斯路已今非昔比了,它已经不是我少年时代记忆中的佳木斯路了,昔日的乡间小径如今已拓宽成通衢大道,并且开通了公交车辆。两旁的农宅、田野早已荡然无存了。代之的是一排排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的各色新颖、漂亮的楼房、商场,充满欧陆风情的绿化小品煞是迷人。而我少年时

俄罗斯的萨金塞夫,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导演,确实,迄今为止,年过半百的他,也只拍过三部剧情长片:《回归》(2003年)、《将爱放逐》(2007年)和《伊莲娜》(2011年)。不过,这三部电影,都具有很高的水准,或者说,具有萨金塞夫式的影像特色,这就让我们有理由来欣赏,来品味,来咀嚼。

萨金塞夫早年学表演,拍电视电影、电视剧。临近不惑之年执导的处女作《回归》,大受好评,荣膺威尼斯影展金狮奖;随后的《将爱放逐》,男主角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新片《伊莲娜》,在戛纳“一种关注”单元中,获得特别评审团奖。植根于俄罗斯广袤土壤的萨金塞夫,骨子里深藏俄罗斯民族的特性,又在俄罗斯传统的文学、艺术、宗教浸淫下,他完全可以供奉给我们迥异于别国的影像画面。

应该承认,萨金塞夫的电影,受其他导演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塔可夫斯基。《回归》成功后,有人酸溜溜地声称,这是一部模仿塔可夫斯基的作品,只不过撞了狗屎运而已。但《回归》也获得众多导演的高度赞赏,其中就有当时还健在的伯格曼。有国际媒体这样指称:这部电影“重新肯定及延续了塔可夫斯基所代表的俄国电影思维”,赞誉萨金塞夫是“第二个塔可夫斯基”。

毫无疑问,对喜欢萨金塞夫的人来说,看他的电影是一种视觉享受和精神洗礼,他不是以“快”和“冲击”震撼我们的视网膜,而是用“慢”和“静默”,来影响我们的心灵;他不是以宏大叙事构筑史诗般的辉煌,而是用“润物细无声”的镜头语言,加重我们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层洞悉。

《回归》是父子的故事:离开家乡12年的父亲回家了,他带着两个儿子去远游。蓝色的海天,迷离的海岛、雨雾中的小船……互相爱着的父子,因为缺乏沟通,以各自的方式,碰撞、交集、疏离、矛盾,最后致使父亲意外死亡。沉静、平缓的画面中,竟流淌着如此强大的激流,汹涌澎湃穿越至镜头的深处。《将爱放逐》是夫妻的故事:丈夫带着妻儿返回家乡,金色的原野,茂密的大树、潺潺的溪流……美丽的乡村景色,原本会让一家子悦目怡情,可是妻子说:“我怀孕了,但不是你的。”阳光还是那么灿烂,老树还是这样遒劲,林梢的鸟儿依然啁啾,田野山坡,依然铺展宁静的光线,可风暴已经来临。

远景中丈夫愤怒疾走的身影,对谈中妻子欲说还休的沉寂,无法挽回的隔膜,再无燃起的激情,在爱和被爱的纠缠里,妻子以自杀宣告爱的终结,爱被放逐。《伊莲娜》还是夫妻的故事,只不过这次是半路夫妻无爱的悲剧:丈夫是富翁,妻子是曾照料富翁的护士,他们年近黄昏成婚,各自有儿女。为了金钱,为了遗产,为了儿女,妻子谋害了丈夫。和《回归》《将爱放逐》相比较,萨金塞夫把目光放在了俄罗斯当下的现实环境,在凝滞、缓慢,甚至有些不动声色的冷寂中,关乎私欲、人性、金钱、犯罪等种种命题。这是对俄罗斯社会最贴切的揭示。

萨金塞夫不是多产的导演,拍一部电影要花很多时间,他说:“《将爱放逐》银幕上的两个半小时,便是我生命中的三年。”这是一个艺术至上的导演。他的镜头是美、精致、典雅、诗意;他的电影,充满着隔阂、孤独、悲哀,甚至死亡。这不是我们匆匆忙忙看的电影,不是我们茶余饭后的消遣。在“生和死”的永恒命题中,这是一个悲伤的俄罗斯“电影诗人”留下的自我告白,真情宣示。

就读的那座学校则完全改建成了一所美丽的花园式学校了。这以后,我每周都要回父母家。而每一次踏上佳木斯路,我都会诧异地发现其周围“路况”的惊人变化。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佳木斯路的变化简直可以说是日新月异:那座曾经让我流连忘返的狭窄、陈旧的小木桥早已被宽敞的四车道大马路取代了;成片的田野变成了一块大上海的“绿肺”——黄兴公园;那家混凝土制品厂的地基则改建成了高档住宅区;更令人兴奋的是轨道交通8号线也通到了佳木斯路。

春去秋来,岁月荏苒。每当我漫步在佳木斯路上,我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目睹着这条路上的每一个细小的变化,我都仿佛在品味、阅读一部史书。佳木斯路啊!你也不再是一条被人遗忘的乡间小路了。作为你的“同路人”,我为你骄傲和自豪,佳木斯路的明天将会像一条璀璨的“项链”般更为灿烂。

有些爱,一直存在,却常常被我们忽略。请读明日本栏。

悲伤的「电影诗人」

刘伟馨



紫藤游鱼图 (扇面) 鲍立

邂逅集

齐铁偈

【赏南汇桃花】
花色新红柳色移,
蔽空遮地锦云垂。
江南春意三千里,
先上桃花十万枝。

【乡居】
竹斋静卧卧冬阳,
炭火煮茶唤客尝。
松雪吹琴弦带乐,
风梅落纸画犹香。

【游辰山植物园】
抑影抑云抑是梦,
或香或雨或为烟。
花间一瞥心神爽,
满目清氛物外天。

【中宵】
几回春困画难成,
梦醒案前虚白生。
遥看月沉无辙迹,
但闻新笋剥衣声。

【小憩】
登楼望远一林枫,
大地氤氲淑气冲。
几缕茶烟消白日,
芊芊草色上帘栊。

【听民乐《春江花月夜》】
半明半暗半云埋,
花月浑融抱一怀。
玉笛声声天上落,
满江春水净如揩。

造?”延之答:“竣之笔也”。又问“何以知之?”延之答:“竣笔体臣,不容不识”。又《南史·任昉传》:“昉善著作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公雕龙·总术”中加以界定的。《南史·颜延之传》:宋文帝问延之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颜竣是颜延之的长子。有人持一檄文问延之:“此笔谁所

文与笔

恽清

王表奏,无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词宗,深为推挹”,时人故有“沈诗任笔”之说。文笔之别清矣,可参见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

